

2008搜狐原创文学大赛获奖作品·职场小说Ⅶ

职场

花城出版社

DEATH
CERTIFICATES 弋正◎著

真实的尸检现场，在悬疑、推理中，法医生活跃然纸上

搜狐原创
FISHOOD SOHU.COM

搜狐社区
CUBLOGS.COM

死亡证书

I247.5/1558

2008

死亡证明

DEATH CERTIFICATES

弋 正◎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签证 / 弋正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 - 7 - 5360 - 5359 - 5

I. 死… II. 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4227 号

责任编辑: 邓裕玲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249, 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引 子	001
-----------	-----

第一章	006
-----------	-----

他竭力将自己如炬的目光渗透进这毫无生气的肌肤内,突然间,死者左嘴角外侧若隐若现的一块类圆形青紫痕,就像冷艳的玫瑰花瓣一样夺目,在他的视网膜上抢占着地盘。

第二章	023
-----------	-----

这是一封匿名信……只是她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文书鉴定居然与王莉被杀案连上了线。

第三章	039
-----------	-----

客厅内,刚沐浴过后的李欢慵懒地倒在沙发上……他感到很新奇,也感到很兴奋,欢畅地流过血管的大量荷尔蒙引导着他即将要在一种不能自持的状态下进入一场新的洗礼。

第四章	060
-----------	-----

他对尸体和尸身下的血泊痕迹还有周围的喷溅状血痕又观察了好一会儿……“二十八度。”楚延清答道,接着又说,“钱大,这现场好像有些不对劲。”

第五章	083
-----------	-----

李天奇在我的左边,这时从树后闪出来一个人,穿的是一身警服……或许就是那么一秒钟的工夫,等我反应过来时,李天奇已经倒下了。

第六章 099

卧室内昏暗的床头灯光下的情景使她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她无比厌恶地瞅着这一堆白肉，一声刺耳的尖叫使她本能地伸出手捂了过去。

第七章 119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有气无力地说道：“我要检举大贪官，比我还大的贪官！”……“说呀！”高仓能凑拢过去逼视着刘辉，并突然大声地催促道。

第八章 138

话刚说到这里，赵朋却突然停顿了下来……室内的状况让他大吃一惊。刘辉倒在地上，口中流出涎水，四肢已经僵硬。

第九章 156

“你来闻一下，好像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我看这断端也切割得很整齐，而且还是从关节部位下的刀，好像对解剖很熟悉，刀法也挺熟练的，不会是学医的人干的吧？”

第十章 176

看到钱思哲待在那里，几个小时都在翻动那些尸骨，一会儿测量，一会儿计算的……“三十岁左右。”钱思哲把尸骨块拿在手上，说，“你们来看这个特征。”

第十一章 188

“你就是我情妹妹！”焦小彬嘴里嘟囔着，一只手去撕扯杨曦的衣服。

“我是你亲妹妹！”杨曦用力将焦小彬推到一边。

“你说什么？”焦小彬怔住了。

第十二章 203

盛大公司的员工也有五人受伤……并拿出了一份病历来，说这个人股动脉破裂并造成了失血性休克，按照鉴定标准应该是重伤。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坐在前排的一个胖墩墩的男同学举起了手。

“请讲！”钱思哲微笑道。

红岭医学院法医系主任俞建舟邀请钱思哲来给法医系四年级的学生做一个讲座，并给讲座定了一个题目，叫“漫谈法医学”。阶梯教室里挤满了学生，下个学期就要进入实习了，前四年的基础理论学习也即将告一段落，同学们都想听到一些真实的案例，可是钱思哲在讲台上说了近一个小时，仍然没有要解析案例的意思。

乘钱思哲端着杯子喝茶的工夫，前排的这个小胖子在同学的鼓动下向讲台上的钱思哲进行了诱导。“钱老师，请问您在接到报案后，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首先考虑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案件吗？”

钱思哲一怔。他知道，这位同学提的问题表面看来似乎很随意，但也很刁难，这就好像俞建舟给他的讲座题目一样——“漫谈法医学”，似乎怎么谈都可以，但法医学涵盖广泛，涉及学科众多，真不知该从什么地方谈起才能提起学生们的兴趣。要知道，这种讲座如果提不起学生们兴趣的话就等于失败。当初钱思哲收到俞建舟的邀请后就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因为他没想到离开刑侦工作，离开法医岗位三年多了，居然还有人能想到他，还要请他来搞讲座，劲头自然也就很足。他想到这些年来，法医专业的毕业生在就业上遇到的种种尴尬，就想利用这个讲座的机会来给大家打打气、鼓鼓劲。他深爱着这份事业，虽然离开了这个岗位，但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关注着。于是他谈到了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医队伍的壮大，还有中国法医事业的发展。他说，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以及民主法制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法医学会尽显应有的作用，也会凸现出它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法医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也会大大提高，会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和认可。他原以为，使用“尽显”和“凸现”这一类字眼会振奋学生们的情绪，增强大家的自信心，可就这样谈了半天，并没有把大家的情绪调动起来。

在当下这个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刚才，那个学生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想问：“通过报案人提供的情况，你会首先考虑死者的死因是什么吗？”他们

期望在这种诱导下，能使得站在讲台上的钱思哲像讲故事一样讲上一两起案件的侦破过程。

没有具体范围，确实无从谈起，钱思哲也知道这些同学的兴趣所在。这些年来，他每年都要接受邀请去给省警院的学生讲上一两堂课，同学们都很愿意听一些案件的具体侦破过程。虽然这是第一次给医学院法医系的学生做讲座，但知道他们也是一样的好奇，就像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缠着老民警讲侦破故事一样。二十多年的刑侦、法医生涯，他确实积累了不少的案例，但是他今天并不想谈具体案件。

“这样说吧，”钱思哲略作思索后说道，“我刚从大学毕业，进入公安机关从事法医工作的最初几年里，一接到出勘现场的通知，坐上警笛轰鸣、警灯闪烁的警车后，同学们，你们猜猜，我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年轻的大学生们露出了好奇的目光。

“那时，我会热血沸腾，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感、一种荣誉感，会油然而生！”钱思哲说，“但现在呢？现在我还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钱思哲微微一笑，继续说道：“也许有人会说，你干了二十多年了，已经产生了职业厌倦感了，再也不会热血沸腾，再也不会会有什么使命感，有什么责任感，有什么荣誉感了。是的，现在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也不会热血沸腾了！但是，这并不是因为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所产生的职业厌倦感所致！那是什么呢？同学们，公安工作是干什么的？是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使之免受不法侵害，使社会和谐、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大家想一想，难道干了一辈子的警察，就是想随时随地都能听到警笛轰鸣，随时随地都能看到警灯闪烁吗？”

偌大的教室里，没有任何声响，一百多双眼睛，全都把目光投向了讲台上的这个平凡的人。

钱思哲的手掌在讲台上使劲按了一下，稍稍减慢了说话的速度，“所以说，要问我在接到报案后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会首先想到的是‘这个警，是不是误报了？’退一步说，也希望这仅仅是一起意外事故！”

教室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但有节奏的掌声。

“当然，”待掌声稀落下来后，钱思哲继续说道，“就具体工作来说，在接到报案之后，到达现场之前，不可能不考虑报案人所提供的情况。那么在进行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之前，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什么呢？我们应当首先想到的是，在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中，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水中尸体，不管是室内死亡的，还是野外死亡的，在勘查检验过程中，都会有各自的重点。但是，不管怎么

说,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是在现场勘查和尸体检验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

.....

钱思哲结束讲座离开阶梯教室,正走到校园大门的时候,一个女子冲了上来,张开两臂,钱思哲一惊,急忙往一旁闪去。

“哈哈,还是那样敏捷,没老啊?”女子哈哈大笑着。

钱思哲定睛一看,乐了,“哈,是你?”

“是我!我杨曦回来了!”杨曦说,“嘿,今天回来的。刚才我一到系里报到,就听俞主任说你正在这里办讲座,我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想早点见到你!”

“嗯,没变,还是原先那个样子。”钱思哲说,接着又问道,“书读完了?”

“应该说,是把学位修完了——终于把博士混出来了!”杨曦朝钱思哲狡黠地眨了眨眼,又说道,“不过呀,书可还没有读完!”

“还要读?博士后?”

“这个啊,嘿!博士之后,肯定也还是要读书的嘛!只不过,下一部书呀,我要读的是——”说到这里,杨曦就盯着钱思哲笑,不吭声了。

看到杨曦那故弄玄虚的样子,钱思哲也笑了起来,“什么书啊?不会是《易经》吧?”

“肯定不是!”杨曦敛住笑,摇了摇头说,“《易经》那东西呀,可没啥学的,一个阴爻,一个阳爻,弄成了个八卦,组合来组合去,也就组合成了六十四卦象,太简单了,没啥意思啊!我呀,下一步准备攻读钱经!”

“‘钱经’?”钱思哲疑惑道,“你要去做生意?经商?”

“哈哈!”杨曦指着钱思哲的鼻子说,“你呀,很笨的哦!嘿,我要读的下一部书呀,就是——你!”

“我?”

“对!读你!”

“我?我有什么可读的?”

“可读的地方多着哩!”杨曦笑道,歪着头,一副顽皮的样子,“比如说吧,这才两三年的时间,你这白头发就长了这么多出来,以后啊,我就把你这白头发一根一根地扯下来,一根一根地读!”

“你想让我成光头?”

“那倒不是!我呀,是想让你的智慧闪现光芒!”

钱思哲说:“我说杨曦呀,你怎么还是这么顽皮啊?”

“好吧,说正经的!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要回来这里工作?——就是因为你还在这里!”

“哦?”

“你知道的,我的兴趣不在学术上,我的兴趣是办案,办大案件,办疑难的案件。所以博士一读完,我就跑回来了,就等着你那里有大案的时候,好找我。”

“可我现在不在刑侦了。”

“不在刑侦了?也不干法医了?”

“嗯。”

“那——”杨曦的情绪一下子降了下来,“我回来错了?”

“延清还在那里呀!”

“我可是想跟着你学点东西啊!”

“看你说的!你现在是博士,掌握的知识比我多得多,我能有什么让你可学的?我以前干法医的时候,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经过系统的法医理论学习的!”

“可你有经验!这经验是年轻法医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的!”杨曦说,“要不这样,你把你以前办理的案件写下来,给我学习学习。嘿,你写的时候,我来作你的书童。”

“你作书童?那怎么行?那我不是成了博导了?”钱思哲说,“更何况,我以前办的案件与现在相比,科学含量可差远了,写出来不叫人笑话才怪?”

“那我可不管!既然我回来了,我也就缠上你了,你想写也得写,不想写也得写。”

正在这个时候,法医系主任俞建舟走了过来,笑道:“看来这警察帅哥是吸引人啊!我们的美女法医这才刚回来一会儿,就跑来找你了,把我这个系主任都丢到一边了!老钱,这样吧,你就不要走了,杨曦这不刚回来吗,我们就找个地方给她接接风吧!”

“好啊!正想领教领教杨曦的酒量呢!”

“没问题,舍命陪君子!”杨曦说,“俞主任,我原先在办公室用的那个柜子,没人给我撬开吧?”

“谁会去撬你的柜子呀?连你的办公桌我都让他们不要动!”俞建舟说。

杨曦一听,立即说道:“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然后拔腿就往教学楼方向跑去。

“你到哪儿去?”俞建舟追问道。

“我柜子里还放有两瓶茅台酒哪!”杨曦边跑边回答。

教师授课,其实就是一个知识重温的过程。对于钱思哲来说,这一次,知识的重温加上杨曦的鼓动,使得他很长时间内都没有从过去工作经历的回忆中挣脱出来。他想起了几年前即兴写下的一首小诗:

法医生涯许多年，
瞰尽人间悲与冤。
涤荡恶行平生愿，
还我乾坤朗朗天。

自己的愿望实现了吗？钱思哲想。

人们啊，为什么要无休止地炮制血腥的暴行呢？

文明与愚昧，是那么的泾渭分明！但对于炮制血腥暴行的人来说，仅仅以“愚昧”两字就能说清楚了吗？

第一章

室内似有一丝阴森的气息，钱思哲的面部肌肉不自主地抽搐了一下，他暗自做了个深呼吸，控制了自己的情绪。

被洁净的被单覆盖着的这个女人面部无任何表情。床头柜上，一个装有安眠药的药瓶翻倒在上面，瓶口周围散落几粒药片。

“也许这也是一种解脱吧！”钱思哲在心里暗暗叹道。

“钱科长，有问题吗？”看到钱思哲久久地凝视着女尸，年轻的法医楚延清不由地问道。

钱思哲“嗯”了一声。

说实话，现在的钱思哲已不像年轻时那样，总想遇到一些大案、要案、疑难案件，也好充分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立立功，受受奖什么的。现在的钱思哲是巴不得少一些死亡，少出现一些需要检验的尸体，即使有需要检验的尸体出现，在未检验之前都希望检验结果是属于疾病、意外事故之类。退一步说，也希望是自杀造成的死亡，而不希望是谋杀、伤害以及其他暴力案件。有时在检验尸体时他会突发奇想：“可能这人是假死吧！”以至于他对温度尚未完全冷却的尸体不愿马上进行解剖，就算死亡征象已经很明显，也总要找理由拖延一段时间。当然，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尸体未完全冷却的时候，死者的灵魂还未离开躯体，在这时候进行解剖检验是对死者的不尊重。这种心情他没有给任何人透露过，只是在心里默默地坚持着。

在听到楚延清的问话之后，他伸出手指在女人的鼻孔前停留了片刻，想试探一下她是否还有微弱的呼吸存在，然后轻轻地摁了一下颈动脉处，再去翻开女人的眼睑想看一下瞳孔的对光反射，他的手哆嗦了一下又收了回来。

法医楚延清把刚才放置在女人肛门内的温度计抽了出来，将粘附在温度计上的粪便粘液用卫生纸擦拭掉，查看了一下温度刻度。测量尸体直肠温度要每半小时记录一次，要反复测量多次，以便根据尸体温度下降情况并结合环境温度来推断死亡时间。女人肛门内散发出来的粪臭味将室内空气熏染得一团糟，照相员鄢仁憋不住去把窗户打开。窗帘被拉开后，一束阳光乘机窜了进来，洒在了女人的脸上，好像在打一个舞台特写，尘埃在光束中肆意地舞蹈着。

钱思哲慢慢地将目光从女人脸上收回，跟随阳光中的尘埃奔向窗外，窗外的天空神秘而高远，灰蓝得近乎惨淡却又孤傲。

干了近二十年法医的钱思哲，检验尸体已经有上千具了，他对尸体最深的感受，不是刺鼻的腐臭、恶臭以及检验尸体后残留在自己头发上、衣服上的反复冲洗、反复揉搓对你却依然无限眷顾、如影随形的那种臭，不是绿头苍蝇在空中横冲直撞地扑面而来，乘你不小心钻入鼻孔、撞进口腔，叫你不不停地咯、不停地吐唾沫的那种难受，不是鲜血淋漓、伤痕遍体、面目狰狞、令人毛骨悚然的那种残忍、恐怖……是一种冷，一种刻骨铭心的冷，以及由那种沁人心脾的冷而生发出来的一种阴森恐怖的感受。

那是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天。

阳光很好，花儿也在开放，水库四周嫩绿的小草也一棵接一棵地伸直了腰，享受着祥和的气息，吞吐着淳朴的味道。

突然响起的一声紧似一声的“有人淹死了”的刺耳惊叫，使得树丛中栖息的小鸟“扑吱扑吱”地在水库上方盘旋着逃离了。

他接到局里通知赶到现场时，水库边已聚集着不少的人。因死者不是本村人，尸体还漂浮在水库中央，没人下去打捞。经过反复动员，下去了几个年轻小伙，但一到尸体旁边却因害怕而无功返回。没办法啊，山里人对落水死亡的人有一种恐惧感，认为水鬼会把自己拉下水去当垫背的。

日头已偏西，大家一筹莫展。他已观望多时，早已按捺不住。此时，同事以及带队的领导也把目光投向了 他。

作为文革后分配到公安局工作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那时的大学生很少，因此，到了工作岗位后，他被同事们称为白面书生，总被认为缺乏阳刚之气。这不，机会来了，这正是向同事、上级表现自己大无畏英雄气概的大好时机吗？于是他便毫不犹豫地脱掉衣服，跳入水中，一个猛子就扎到女尸旁边，左手拽住女尸头发，右手划水。

水中浸泡过的尸体是那样的冰冷、滑腻。在往回游的过程中，这种冰冷、滑腻随着划水的节奏频频地撞击他的腰身。三月的山水本来就很冰凉刺骨，而这种冰凉刺骨却远远不及女尸若即若离的不断碰撞在自己肌肤上的那种感觉令人心惊胆战。

刚抓住女尸头发时，心中一股舍我其谁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岸上的村民喊出来的赞叹也激起了他情绪上的极度亢奋。但到后来，他却不得不紧咬牙关，强作镇静。面部肌肉在不自主地抽搐，上下牙床不停地打架，这女尸也在他肌肤上不停撞击，犹如漆黑寂静的夜晚突然响起地狱的钟声，一声紧似一声地揪得他的心一阵阵颤抖，震得他的头皮一阵阵发麻，使他的 大脑一片空白。

游到岸边时，全身已近瘫软的他勉强自己打起精神缓步走到附近的一片树林里，在那里，他悄悄地出了一口长气。从此，那种冰湿、滑腻、恐怖的感觉一直在他睡梦中反复出现。一到秋冬季节，他就感觉特别难受，忍受不了寒冷，每年在换季之前都要预先做好保暖准备。

蓦地，钱思哲想起了还未对尸体进行检验。可不能先入为主啊！他暗自提醒着自己。

他对身后的照相员鄢仁说了声“先拍照固定吧”，然后走出卧室，来到客厅里。

客厅内，大案队探长李永吉正在询问死者丈夫高原：“你什么时候发现王莉死了？”

“今天早上七点来钟，我起来洗漱后去叫她起床，她没有回答，我就去拉她，才发现出事了。”高原面无表情地说道。

“出事？出什么事？”李永吉追问道。

“她……她……她……她死……死了！”高原突然结巴起来，眼中流露出来的是恐慌。

“你们昨晚什么时候睡的？”李永吉盯着高原的眼睛，似乎想从中寻找到一点什么东西。

“我凌晨两……两点来钟才回家的，回来时她已经睡着了……”

钱思哲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客厅，餐桌上的几盘炒菜应该还是起锅装盘时的模样，但早已冰凉。两副碗筷未粘有一星油腻，一瓶红酒已见底，两个高脚酒杯，一个杯子里有如淡血水似的红酒残迹粘附在杯壁上，另一个杯子洁净而晶莹剔透。

在餐桌上摆放的花瓶里，一束玫瑰花正在展示自己猩红的唇瓣。

钱思哲转回卧室，见痕检员张川行已经将中心现场处理完毕，于是就开始检验尸体。女人的面部像憋足了气一样泛着潮红，这种潮红与娇羞可人的色泽截然两样，打着灰暗的印记，双侧睑结膜有几处点状出血。这些征象提示死者是因为窒息造成死亡，但女人颈项光滑的皮纹却已排除了勒死、缢死的可能，钱思哲的思维顿时陷入迷茫之中。他竭力将自己如炬的目光渗透进这毫无生气的肌肤内，突然间，死者左嘴角外侧若隐若现的一块类圆形青紫痕，就像冷艳的玫瑰花瓣一样夺目，在他的视网膜上抢占着地盘。

他微微闭上双眼，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变换了不同的方位反复观察着。一直到后来，看到了嘴唇黏膜的破损与淤血后才使得他的眉头稍有舒展。

“看到了什么？”他问楚延清。

“双侧睑结膜有点状出血，好像是窒息死亡……”楚延清有些犹豫不决，“不过我还是看不出造成窒息的原因是什么。”

“能导致窒息的因素有哪些呢？”钱思哲发问了。

“这……”钱思哲的问话一下子把楚延清问住了，不是他答不上来，而是突然间的提问让他在短时间内不知道该怎么表述才恰当。

楚延清知道，回答问题如果条理不清的话是不能让钱思哲满意的。

现在面对的这具尸体所呈现的窒息征象是因为外窒息还是内窒息呢？楚延清确实有些犯难了。

临床医学着重于研究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法医学却是研究死亡，探究死因、死亡时间和致死方式。导致窒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外来暴力可以导致机械性窒息，像捂住口鼻、堵塞呼吸道、缢勒颈部、压迫胸腹等；空气中缺氧也会导致窒息；还有中毒、电击以及疾病都会造成窒息。所以在检验尸体时虽然发现了窒息征象，但有时却很难判断出造成窒息的具体因素是什么。对于有一定资历的老法医尚是如此，何况楚延清这个在大学时学的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年轻法医。

“呸。”未等楚延清把该表达的语言组织完毕，钱思哲用镊子将死者嘴唇翻开，让楚延清看了看嘴唇粘膜的破损与瘀血。

接着，钱思哲又指着左嘴角外侧的青紫痕示意楚延清察看。

经钱思哲一指点，楚延清豁然开朗，他仔细看了一眼后说：“这块青紫看上去不很明显。”

“尸体放上一阵后自然会明显的！”钱思哲说话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块青紫痕。

“尸体放上一阵后自然会明显的。”楚延清重复了一遍钱思哲说的话，略作思索后小心地问道，“钱科长，是不是因为水分挥发的原因？”

钱思哲没有回答，但楚延清从钱思哲的表情中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分析得到了肯定。这时，枕巾一端的几小片血痕几乎同时蹦入了他俩的眼中，这些血痕不是喷溅状血痕，是粘附上去的，间断的，成弧形，整体组合起来就如同一个唇印。

楚延清抬起头来，望着钱思哲。

楚延清知道，通过对尸体的检验，死者的死因已经基本明确了。他很想钱思哲能再说点什么，比如关于这类尸体检验的重点注意事项什么的。

钱思哲问：“通知运尸车了吗？”虽然每次带着楚延清进行尸检时，钱思哲都要深入浅出地给他说上一通，但今天他不想多说什么，因为客厅里死者丈夫还在那里。

“已经通知了。”楚延清回答道。

“到尸检所解剖后再下结论吧！”

刑侦大队会议室内，案情讨论会正在进行，满屋烟雾缭绕。

副大队长江兆平的面部表情好像是冬天阳光照耀下的冰层，冰冷逼人却又反射出光亮，不过，那一片光亮也是冷冷的。他不时地吐着烟圈，又呼地吹上一口，烟雾在他眼前迷漫着、张扬着，而后又慢慢散去。他两只肌肉发达的手臂不时在空中挥动着，示意某人发言。他心里有些得意，感觉自己仿佛是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一样，每一次手臂的挥动都保持着一种节奏。前几天，大队长石星仁到党校学习去了，局党委决定让他主持工作。本来按照惯例，大队长离职是由教导员主持工作的，这次没有让教导员主持工作却让作为副大队长的他来总揽全局，有些人感到不解，但江兆平自己却心知肚明。因为在这之前，局里有领导已经找他谈话了，要他做好担任大队长的准备。

江兆平朝坐在旁边的教导员牟思其瞥了一眼，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怜惜。牟思其在教导员位置上已经送走了两任大队长，下一步他该给江兆平作助手了。

牟思其正专注地听着法医楚延清发言。江兆平投射过来的目光让他也有所察觉，但他没有动一点声色。他是不会在别人得意的笑脸上添上一个酒窝的，何况这个人曾经是他的下属，一个他不屑与之为伍的下属，一个现在正蠢蠢欲动地想要爬到他头顶上去的下属。

楚延清正在汇报尸检情况，他说：“从尸体检验情况来看，死者呈现窒息征象，双侧睑结膜有点状出血，肺胸膜及心外膜下也有散在的点状出血，嘴唇黏膜有破损，左嘴角外侧有直径约0.6cm的类圆形青紫淤血痕，虽然现场的床头柜上有一个安眠药瓶，但胃内容物未检出相应的安眠药物成分。另外，从尸体直肠温度测算，死亡时间至少应在我们检验尸体前的十四小时以前，也就是说，她是在头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死亡的。根据以上检验情况，我们认为王莉的死因是捂死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死者阴道内检出了精液成分。死者血型为O型，死者丈夫高原血型为A型，阴道内精液成分的血型为A型。”

江兆平漫不经心地问道：“死亡原因能确定吗？”

对江兆平的质疑，钱思哲很反感，但又不好表露出来。钱思哲说：“鉴定书已经打印好了。”稍微停顿一会儿后又说道，“确切地说，是衬垫类柔软之物捂嘴，造成窒息死亡，枕巾上染有唇印形状的血痕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案中队长樊斌一字一顿地说：“如果是这样，从头天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发现王莉死亡时只有王莉的老公高原在场，高原就有重大嫌疑。”樊斌边说边习惯性地摇晃着圆圆的大脑袋，说完后向在座的人扫上一眼，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心里却为自己缜密的逻辑推理赞叹不已。

江兆平举起右手臂向上挥动，然后手掌从外向内旋做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姿势，接着就往桌上“啪”地一拍，对着樊斌说道：“立即传讯高原，你立马安排人突审！”

樊斌爽快地应道：“好的！我来把他拿下！”在他看来，捅破一层窗户纸不要花多少功夫。

江兆平正准备宣布散会时，突然感到有些冷落教导员牟思其了，于是，转过身向牟思其问道：“牟教导员，你还有什么指示吗？”他把话说得很缓，“指示”两字说得很重，以示对教导员的尊重。

牟思其冷淡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本来每次案情讨论会上，他都会最后做一下鼓动发言的，但刚才江兆平的手势幅度太大，使他心里感到烦躁，就好像在餐桌上正准备伸筷子夹菜时却突然看到有只苍蝇粘在碗里一样，顿时没有了胃口，把想要说的话也就咽了回去。

审讯室内，大案中队的中队长樊斌与一名侦查员在讯问高原。

樊斌说：“高原，知道为什么叫你到这里来吗？”

“知道，为我老婆死的事情。”高原满脸沮丧。

“那你老婆是怎么死的？”樊斌的讯问中威严的成分增加了。

“可能是病死的吧，她身体一直不好。”他回答得小心翼翼，但又明显底气不足。

樊斌说：“高原，我劝你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你以为我们的法医看不出来你老婆是怎么死的吗？”

高原的眼里闪现出不安，把头埋向地面，喃喃地像是自语又像是投石问路，“那……法医……法医是怎么说的？”

“法医说是捂死的！”樊斌在说后面三个字时，嗓门起码提高了八度。

“哦？”高原抬头盯着樊斌看，也不知是这么高的声音他居然没有听清楚，还是压根儿就没弄明白樊斌说的是什么。

“法医说是捂死的！”樊斌有些不耐烦了，但还是再次重复到，尽量把音调放得平和些，左手做了个捂嘴的动作。

昨晚是梦境抑或是真实已经辨别不清了，反正都躲不了，还是说了吧！唉，早说早解脱！可能高原是这么想的吧。于是抬起头来很平静地说道：“我承认，是我捂死的。”

樊斌没想到这么快就容易地攻下来了，心中暗喜，问讯中仍不失威严，“把作案过程说清楚！”

“我那天晚上喝醉酒了……回到家里……是不是跟王莉闹起来我不清楚了。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后看到她还躺在床上……去叫她，才发现她已经死了，嘴角上淌有血，屎尿把床单和被子都弄脏了……我很害怕，就给她把衣裤穿上，把床单被套也换了……我……我……呜……”高原抽泣起来。

“你怎么打的她？”

“我不知道，我喝醉了，真的！我怎么回到家里的都记不起来了。”高原的两眼茫然，不知所措。

“是不是你回到家里，她看到你喝醉了就骂你，然后你就对她动手了？”

“可能是这样的吧！每次喝醉回到家里她都要对我发脾气，不过我从来都是随她骂，不吭声的。”高原的言语中透露出无奈。

“换下来的床单和被套放在哪里了？”樊斌口气愈来愈温和。

“还在洗衣机里面，没洗。”高原的这句话回答得很是干脆。

对高原的审讯如此顺利，这时，樊斌一直紧绷着的脸上就像有一片阳光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探出了头，一发而不可收拾，灿烂极了。

钱思哲此时正在组织技术科的民警分析王莉被杀案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过程。每一起杀人案件发生后，技术科的民警都要组织起来进行讨论，根据现场勘查所得到的资料来分析案件的性质、案发的时间，并对犯罪嫌疑人的容貌做刻画，以期能为侦破工作提供方向和为审讯犯罪嫌疑人提供依据。从这个案件的现场来看，除了在大队的案情讨论会上所汇报的情况外，再没有过多的来自痕迹物证上的支撑点来重新构建犯罪现场，大家谈了半天也没有谈出个所以然来。

钱思哲正在考虑如何对这次的讨论做一个小结，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坐在电话机旁边的痕迹检验员张川行拿起了话筒。

“钱科长，江大队长叫你到大案队去。”张川行接完电话后向钱思哲说道。

“哦，知道了。”钱思哲说，“大家再讨论一下吧，看一看现场勘查中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勘查到位的，还需要做哪方面的工作，都提出来。张川行，你做好记录。”

未等张川行回答，钱思哲已经走了出去。

到了大案队，江兆平问：“钱科长，你们现场勘查还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都汇报过了，没有其他的。”

“是——吗？”樊斌在一旁拖长着声音说。

钱思哲没有理他。也不知从何时起，他对这个樊斌有了一种不喜欢的感觉。这人平时总喜欢把那圆圆的大脑袋仰起，装着很深沉也很高傲的样子，虽然没破几起案件，但却总以为自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破案高手。有一次，钱思哲看到了他审讯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这让他觉得像樊斌这样的人都能当上大案中队的中队长简直让人不可思议。当时，他见到樊斌手里拿着从现场提取的一把刀子向犯罪嫌疑人问道：“是用这种刀杀的人吗？”“是的。”“刀柄是这种红颜色的吗？”“是的。”“是不是就是用的这把刀子杀的人？”“是的。”“捅了五刀，对吧？”“对。”“全是捅的胸部吧？”“是的。”钱思哲知道，这个犯罪嫌

